

日九十二月一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  
期  
六

# 學 滙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第  
四  
百  
三  
十  
期

##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  
梅

怎麼講無伐善和無施勞，是無政府道德，不是有政府道德或馬格思的道德呢？這問題很容易答覆，因為無政府主義，是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馬格思主義，是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怎麼是各取所值呢？就是勞動者作品的優劣評定價值的高下，弄一種勞動券，優等的工人得券多，劣等的工人得券少，不勞動的不待券，以示獎勵和警戒，不然，便怕社會的一般懶漢，不各盡所能，但各取所需，「好吃好的懶做活，豈不必到，「坐吃山空」的地步麼？按馬格思這派學說，太得侮辱人性，總以為人和牛馬一樣，不加鞭策，是不肯前進的，他們只看見現世界上的發明家製造家，大半是貪取政府或資本家的懸賞，或謀得特許專賣的權利，可以大發其財，然後才拚命地去研究一種新東西，甚至於冒險以求犧牲性命也不顧的，所以某大學者曾言：「人生在世，若不冒險去作幾件大事業，便無趣味，若冒險作了些大事件，不得社會相當的報酬，更無趣味了！」這話未嘗無理由，但他所謂相當報酬，只是權位或金錢，和馬派人目光一樣短淺，並不知社會上且不希求報酬的勞心勞力者。即就中國論，一般勞動者，固然以金錢為目的，一文錢一文貨，貨真價實，拿現錢買現貨，謂出力作事者為「賣氣力」，謂作品（文章書畫都仕內）優美者曰，「有價值」，也用金錢價值代表勞績，但也有些高人，作文繪畫，以贈朋友，不取分文，如今人所謂「非賣品」，用金錢反買不到，歷史上有許多富人，想求名士給他作東西，拿金錢運動是不成功，千方百計，賺取他們的作品，視為「無價寶實」，無價二字甚妙，可見有價反而能人格弄低，作品也跟著失了價值，若不要錢，反而增高價值，因為不能拿金錢和他的作品做比例，萬金不換，才稱真價值，這是明白的事體，並非捏造謠言，（往年南京勸業場，有青王手寫屏十二幅，某值價一百元，人請採沒了青王，正是此意。）英文學家某，寫一小說，夢入理想鄉，途經大河遇一舟子，將他渡過了彼岸，這先生在腰中掏出一塊洋錢，要給那舟子，舟子大笑道：「這東西一點用處也沒有了，我自高興盡我的天職，誰向你要這東西。」到這地步，人人耻言回塘物，可以證明不須各取所值，也能行下去，尤。

所值，還有許多不安，和可笑的地方，緩一口氣再講吧！

### 地獄還魂記

(八續)

索 非

(未完)

大概過了三個鐘頭，日幾個公差(P)進來問我的姓名，年歲，籍貫，我從他們的手裏接過筆來，寫給他們。旁邊一個人說：「他字寫得很快呀。」又一個發言說：「哼，不然怎麼會幹這樣大的事呢。」哈哈！愚夫的風筋，字寫得快，便是幹大事的人；幹大事的人，字便寫得快；這是多麼狡狴的笑話呵。

又過一些時，算起來大約是夜半三點鐘的時候；他們跑進來捉我。我一看是三個人，穿着便衣，都懷着手鎗，走過來拉着鐵鏈，牽着我的星，還是很緊密的佈列着，我好像聽見星星們交頭接耳在說話——他們在竊竊議論他們的糊塗狂妄，黯黯的電燈孤零零地站在街隅，俯視着沈寂的街道，相互看作一回無聊的沒意義的安慰。我們四個人坐在沈寂的街道蹣跚走着，四個人圍成一塊——他們圍着我前進——的影子遠遠地晃着；除了一陣雜沓的步履聲以外，什麼聲息也沒有。

他們好像很想和我表示親善似的，緊緊地傍着我，而且不斷的用那怪異的眼睛注視我，好像要找出什麼話來和我開談似的。真的，他們找出談話的資料來了：

「呵，好冷呀！一個年輪比較老一些者，白曾自語地說了這麼一句。」

「真的，冷風利如刀。」

「真的，脚趾凍得生痛呀。」

二個人搭着嘴說了兩句，於是他們實在找不出可說的話，終竟重於不自然地沈默着了。

足音「雪沙，雪沙」，在寒冷而靜便裏聽着，倒也可以當做一種優美的音樂。在這種音樂——足音——裏很能傳達出一種悲哀的情緒來。

他們總是想找出話來和我開談，他們找了半天，才找出來下面的一句話：

「你冷嗎？」他們問。

「不。」我答。

但是他們又沒有可說的話了。唉！在無語之中找話，在隔絕之中求溝通，這是多麼痛苦而且之味呵！沈默着罷！還是沈默着罷！

「本節完，全文未完」

### 我們的使命

(五續)

春 台

一，科學在研究真理，預測將來。我們是渴望現在民衆的覺悟，波濤洶湧的做我們的社會革命，將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的福音，推廣到人類去，但在此情感遑遑的老大中國，多數人對於自然科學的深研與常識，非常的有限，此種有限的現象，我向來是不曾特別注意的，近來母因在現實社會中所感到的苦痛，除精神的煩悶外，物質上實在給我不少的箝制。而於此反感的時間，激出理想社會的要求，時刻在腦海中出沒，結果自然科學在理想社會出現時，有莫明其妙的發達，除現在所有的火車，汽車，電車，飛機，潛艇，雷燈，……都爲人類自由應用外，其他農具工具及日常的便具，更有無限的發展。因此我想自然科學在此準備的時期內，科學家當然要努力的發明與運動，而他們專門在試驗室去工夫，少有偉大的理想社會於他們的心目中

所以有時發明與運動，也不過幸福了幾個軍閥，政客，資本家及等類的知識階級。我們果能於此而將我們的理想在數理化中的原理原則里也要占重要的位置，這又是能將現在的科學家覺悟同科學發展的光明，即所發明中在社會上的影響也具有理想在着。同時在那些盲從的人們中，也能得到有力的最後勝利。並且如此的運動，在民衆方面的，除站在我們的理想戰線上團結奮鬥外，或者能有些較高等的科學常識，在革命歷程中，也有了判斷的推測的能力，來攜手我們從事穩妥的革命運動。我想或者有以我的意見太漫性了。但是要知道此為全盤運動中的一種。

二、哲學在探討人生與解決人生的根本的意義，現在思想界的沈默與昏亂，已不可言狀，一般學者還有在做玄想之夢，他們只知在歷史中幾個哲學者書本里埋頭去尋找人生，結果弄出幾本很厚著書，各個人或站在什麼心論，唯物論，一元論，多元論上……互相討些閒氣，畢竟對於我們人生真正的探討與解決，未免不確題處。此種缺點，我以為哲學者，僅拿哲學二字威風支配了，同時也妄却了現實人生缺陷的事實，並且對於我們的運動反笑為是時代的神經過敏者。這也難怪他們「學者氣」的態度。因為他們所求的哲理，不付到過貧民窟里的。然而他們在文化運動上，在一般人看，很是神聖，所以他們的魔力，是再大不過了，可是我們生在此塵方世界里，要同他們作戰，是不能不在思想界去投入我們的理想的。不然，他們的偶像恐日復一日深刻在一般脚步不穩青年骨髓了。況且克魯泡特金在做人生哲學時已看到思想界的厄運。我們試看前三的新青年雜誌，在青年思想界的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再就我們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本身而論，已含有無限的哲理，若能有同志專門去盡量的發揮，鼓舞那醉生夢死人們，也是最痛快的壯劇。這麼一來，我們的理想在思想界要做清楚了。

道夫也未可知。但此種運動在實行後的結果，那些平民們能覺悟到現在一般思想家的玄妙，欺騙，是我們所敢相信的。

三、文藝在表現人生。我們生存荒野的大地，冷枯的空氣，簡直要命。就以江浙血戰以來，時局的變遷，大似神工鬼匠的作用，而一般萬惡的軍閥，在興高采烈着，那只有我們平民的生命，被他們的蹂躪。人類的同胞在那裏？慘苦的人生，於政治經濟的枷鎖外，且不時的發現出如此狗爭骨的各軍閥們吃人的事實，是何等的無情。故生存於如此的時代，我們熱情的人們怎能忍氣吞聲呢？但是久受社會一切偶像洗禮的君子們被吸收將盡了的血和淚的可憐者，如何反身。我們社會革命的運動家，對於文藝的運動，更是不能不注意的。現代文藝的表現，最能代表思潮的就是理想主義，並且藝術家同時也要體驗人生，在此醜惡社會中，是要向美善的方面去進行。我們的革命與軍命家於此更了解我們的運動，在文藝之中的價值，却是取一一致的地方很多。同情心是人類團結的主要的成分，而此時的人類被一切不自然的屍骸割愛了，我們要希望的革命實現，首先要激動起民衆的同情，而文藝在其繁的表現真的自我，將個人的抑鬱悲憤之憤，慷慨悲歌之志，痛決淋漓的，創造出詩歌，小說，戲劇。平民生活於如此乾燥的社會，賞鑒了如此有血有淚的文藝作品，自然感受了無限的同情，革命在運動革命時期中，平民以有革命的，自然成熱，那末平民們爭先恐後的犧牲一切，來完成我們的革命。而且偉大的藝術品流露著無限的同情，一遇壓力過高，任情一揮，將個性的自由，風馳電掣的反抗一切，其感動人的力量，真不能以言語形容了。

文化運動的果實，雖種種，大略即此。專門的文化運動，固然不少其人，然我們所謂文化運動。實不同於一般所謂文化運動，因為我們所謂文化的運動是有社會的意義的，是有我們無政府的理想的，

同時帶着革命性的，所以在此運動之中有革命性者，也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可能過程，我并不是固執誇大，更不是捨此，而我們的主義無法可以運動，的確中國此刻出版界的寂寞，饑荒的空氣被充滿了，所以我們只知道我們能力所能反的，不辭其責，同時我們却莫輕忍了事實，這是我再四的要說明的。至此事實之觀察，搜集，推測的等方法，我以為只有各個人自由的去根據科學運用罷了。

復次，社會運動的方面——勞動，婦女，人口，我們也不要專以感情的代為叫苦，也要確確實實的，把客觀的態度，從事實上，將我們的理想，撒播到在人類的中間。無論是勞動問題，婦女問題，人口問題，我們分別理論與實際的工作。在理論上，應當根據科學，發揮關於各問題的底蘊，或批評各問題的謬論；同時在勞動，婦女，人口的實際生活的全盤，要弄出專門的調查。在實際上，應當親身去各地聯絡各方面的勞動者——農夫，工人，及其他，并在各地鼓吹同志，組織團體。再社會運動，無論在理論上，實際上，我們是要具世界的眼光，將一切民族的，國家的觀念打得粉碎，才是真正的社會運動者，不過世界各國的實際生活狀況等等事實的調查，那末海外的同志自當分負一番責任了。

如此的將我們社會的運動在文化上的運動拉雜而單的說及了。

但是我們站在此的運動上，實實落落的抖擻精神，勇往直前，沸騰熱血，沖開障礙，任有什麼強權，偶像，凡於我們人類社會的生活，自由平等的真理，百所障礙，摧殘，我們是要盡力的反抗，不斷的反抗。在此反抗之中，我們自身把着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種種譬如今日生的警語，做我們新生命一個警條，所以我對於我們的使命的結論是：我們親愛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的革命家，應於我們壯嚴的主義與革命，首先備有偉大的人格，雄厚的精力，剛毅的決心

四  
完全的責任，精密的方法，不怕死的不斷的苦鬥。這樣，充分的準備，反抗一切，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悲壯淋淋！唉滿幹吧！（完）

## 我夢

老 梅

一  
我夢裏得了一個黃金鑰，  
心裏想開一個秘密鎖；  
正愁無人告我鎖的地方，  
鑰忽然講起話來道：

「你隨我來罷！」

怪！這鑰竟像指雲針一般，  
導我到了鎖處。

一看！原來這鎖也是黃金的，  
我使用鑰去開他。

唉！開了，

失望呵！裏邊也莫有甚麼秘密；

徹裏徹外，和我手中的鑰是

一樣顏色，

一樣性質。

## 二

我夢見我辦了一個大報館，  
能和大千世界的人相通消息。

有一日，我在報端出了一個徵文題目：

「甚麼叫心？甚麼叫物？心有多大？物有多少？」

「請一一剖析指數出來，休教頭有利義！」

說來很奇怪，也莫羅甚麼賞，一剎那間從四面八方得到了無數投稿——

幾乎終古都載他不完。

更奇怪的是——

沒有一篇和別「雷同」的；

且都說的有道理；

甲也是，乙也是，丙也是，丁也是……

各各都自謂把題義說完了。

但甲說的有些不同乙的，乙說的又有些不同丙的，丙說的又有些不同丁的……

一句話，不能使出題人滿意！

好罷，把甲，乙，丙，丁……這無數的文章合成一篇，大概可以

說是「完璧」了。

不妙！我忘了登載稿的時刻，一剎那又得到和前邊一樣多的稿子——

幸虧我夢中的腦神都有不可思議的神速，不值一目便團畢：

仍沒雷同文字，且比前一剎間收得稿子好的多了。續編人前集好了！

那知一剎那，利那竟不斷地照前投稿來——

我真忙不過來了，連忙通電各方截稿；

後一剎那的投已經到了，却又不忍「割愛」。

正躊躇間。

忽飛來了一個炸彈，把我的報館擊碎了；

把那許多的文章，同時焚毀不留一字，

我的魂魄却只微微搖動，心裏還說：

「可惜！可惜！」

## 狗打架

A

A

一條靜寂的街上，遺留有一堆殘餘的食物。街的東頭來了一條白狗，西頭來了一條黃狗；牠倆的視線，同時射在那食物上；牠倆急急奔跑，同時奔到那食物跟前；於是，立刻爭奪，惡狠狠的打起來。豺狼來到這條靜寂的街上，為要尋找充飢的食物。牠看見兩條狗在那打架，又看見一堆食物；於是上前問道：

「朋友們！你們為什麼打架呢？請說給我聽，讓我替你們解決罷。」

黃狗開口說：

牠太不講理！我找見的食物，牠竟來強……

白狗沒等牠說完，便搶着說：

「不！牠不講理！這食物是我先找見……」

黃狗也搶着說：

「不！是我先我見……」

「不！是我……」

「不！是我……」

鬮狼笑着說：

「好！朋友們！天演物競，適者生存。你們打罷，誰勝了，誰就享用這堆食物。」

於是牠倆又打起來了。

鬮狼暗暗歡喜，偷偷地走將過去，把那堆殘餘的食物吃了，吃了

；祇祇嘴，搖搖尾，得意揚揚地走了，走了。

牠倆專心致志地爭鬥着，直到太陽平西的時候，還是不分勝敗。

羊羣從美麗的曠野回來，經過這靜寂的街，預備歸回們的家。

從他們的一雙慧眼裏，看見了這劇烈的戰爭，和渾身是血的情狀。羊便開口問道：

「朋友們！你們是爲什麼呢？有什麼過不去，以致演成這樣的慘劇呢？」

白狗先說：

「我找見了食物，牠說前來奪……」

羊問：

「什麼食物？那食物呢？」

牠倆回頭一看，那堆殘餘的食物沒有了，禁不住同聲驚異說：

「嗚呀！不得了，被豺狼偷走了，可惡！可恨！」

羊便激動着說：

「唉！朋友們！你們在初遇的時候，爲什麼不互助着，均分着，大家吃個飽呢？如今，落到一場空，何苦呢？」

牠倆羞了，羞了；慚了，慚了；後悔了，後悔了；垂頭喪氣地走了，走了。

羊也歸回牠平安的家。

## 一生

(續前)

莫泊三著  
癸紅譯

「但是這是怎么起的？他怎麼親近了你？他怎麼引誘你？他說了些什麼？那個時候，你怎麼允許了他？你怎麼能夠時常這個樣子？」

羅沙利移着臉上的手也不由得激昂慷慨的說道：

「我怎麼知道呢，我自己？這就是他頭一次在這裏吃飯的那一天，他跑到我的屋子裏。他暗暗的藏在頂樓上。我怕去醜沒有敢喊叫。我再也不知道做了些什麼事。我除了喜歡他沒有別的了。」

約翰便幾乎喊叫的嚷道：

「但是——你的——你的孩子——是他的孩子嗎？」

羅沙利嗚嗚咽咽的哭着。

「是，太太。」

他們便都不做聲了。惟一可以聽見的聲音就是羅沙利和男爵夫人的嗚咽。

約翰再也忍耐不住覺有淚也流出來了；在她的頰上靜靜的滾下來。

女僕的孩子和她的孩子正是一個父親！她的怒氣已經完了；現在是充滿了陰沈，痴迷，深遠而無限的絕望。她登時又用一種奇異的，含淚的聲音，女人正在哭着的那種聲音說道：

「就是我們從——從——從我們旅行回來的時候嗎？」

小女僕倒在地下吞吞吐吐的說道：「正是那頭一天晚上。」

一句句話都割碎約翰的心。正是他們回到「葛園」那頭一黑夜他爲了這女孩子離開了她，那就是他要獨自個去的緣故呵！

她所要知道的現在都知道了，便嚷道：「走起，走起！」羅沙利已不成個樣子了，只不動蕩，約翰向時父親叫道：「帶了過去，帶了過去。」教士還沒有說一句話，正到了他說法的時候。

「你做的事情很不合道理，我的女孩子，很不合道理，上帝絕不這樣輕輕易易的饒恕過你。注意着你如不規矩矩的行的時候地獄就等待上你了。如今你有了個孩子正可以與身自好。不用疑惑男爵太太總該給你做個了局，我們也要給你尋個丈夫。」

他還要往下說，男爵却早捉住羅沙利的胳膊從地下拉起來拉出門外去，癱倒向裏的把約翰擲在走廊裏邊。他又轉回屋裏來，面色比

女兒還去蒼白；教士便又說：「人能怎樣呢？這一區裏都是這個樣子。本來可恨，但又沒法子，况且人對於我們性情的缺點都是要有一點放縱的。他們不等到懷下孩子永遠不結婚，永遠不，太太。」他微微笑着又添着說道：「很可以料這是一種本地的風俗，所以，你看，先生，你的女僕也和他们一般的做了。」

男爵却神祕刺刺得全身抖着就住了他，說：「聽哪！我管她什麼呢！我是和才林生氣。這麼沒有人樣，他這樣的行為，我要帶我女兒去。」

他氣憤憤的來回走着，怒氣一陣陣增加：「像這麼沒有人樣把我的孩子誤盡了，沒有人樣，他是一個惡漢，這人，一個小人，一個惡漢！我就要這樣叫他。我要擱他的臉。我要打他一頓馬鞭子！」

教士漸漸有些不高興，坐在淚汪汪的男爵夫人身傍，竭力要成功了他那和事老的職務，說道：「來，男爵先生，我們自己說呢，他所做的正和一切別人們一樣。你可知道有多少忠實的丈夫？」他又拿一種極乖順的神態說着說道：「得了，我不敢賭你也有過這樣事情。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說得對嗎？」男爵很驚駭的在教士面前站住，他繼續說道：「是呀，你和別人也正一樣。誰知道你沒有那樣愛過人呢？我告訴你人人是一樣。你的妻一點快樂也沒有，一點愛情也沒有；我說得不對嗎？」

男爵動也不動，他已經懊惱極了。教士所說實在是真的，他正和一切人一樣犯過這種行為。他因此便是個惡漢嗎？他自己為什麼還這樣苛克的裁判人林的行爲呢？

男爵夫人還正在嗚嗚咽咽的哭得自勁，想起她丈夫那些惡作劇來

學 匯

也微微的笑着，因為她也屬於那愛情的事件當做生存的一部分的那一流人。

約翰已經疲倦得大睜着眼睛下去，把全副精神都貫注到那悲切的默想上。羅沙利說的有幾句話像萬箭鑽心似的刺傷她了：「我嗎，我沒有什麼說的，因為我喜歡他。」

她也喜歡他，而且她把自己的身子給了他，把自己的一生服事了他，她棄絕了其餘一切事情，她一切懷抱的計畫，一切不知道的將來都只是為了喜歡他的緣故。她已經失陷在這婚姻裏頭，失陷在這不幸，這傷心，這絕望裏頭，因為，和羅沙利一樣，她喜歡他呵！

門子碎的一開走進尤林來，臉色有一股兇險的色氣，他已看見羅沙利在樓梯上呻吟着，料到有事，女僕總許都告訴了。他一看見教士便驚得立定了。

「怎麼了，什麼事？」他用一種發抖而卻鎮定的聲調問着。

男爵，一剎時前那樣的兇，一句話也不敢說，恐怕教士說話，又怕他的女婿也照樣的說了出來。小母親比前越哭得慟了；約翰却拄着手撐起身來望着，呼吸短促，望着那使她這樣慘酷的傷心的人。她嗚咽的說道：「事情，我們都知道了，你一切的奸詐——從你頭一次進這家以來——我們知道了這女僕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正如——如——我的一樣——他們將來是兄弟。」她說到這裏傷心得交不住，她把被子往身上一蓋悲悲切切的哭了起來。

尤林強着嘴站在那裏，不知道該說什麼還是該做什麼。教士使來

解救。

七

「得了，得了，不要那樣，我的親愛的少夫人，要有開些。」他起身，湊近牀邊把他那熱手按在絕望女兒的額上，這似乎是奇怪怪性的安慰呢。她覺着安靜了，好像這隻有力農夫手，練就的省釋的姿勢，誠懇的勸慰，被這一觸像有種神秘的解憂力傳達進去了。

和善的人還是站着繼續說道：「太太我們絕要原諒。你已經受了一件太大的悲傷，但是上帝在他慈悲上已經用一件太大的快樂平均彌補來了，你要變成一個母親。」這孩子就是你的慰藉。我借他的名懇求你，我請你原諒了尤林先生的錯誤。這就是你們中間一條新的線索，他將來踐約的保證。你生着他的孩子還正心上始終隔絕了他呢。」

她也不回答，還是那樣敗壞，沮喪，疲憊，再沒有什麼怒的還是恨的力氣。他的神經似乎鬆散了，幾乎離她，她似乎離他着。

男爵夫人似乎沒氣力了，她的心支持不下去了，咕咕噥噥的說道：「得了，夠了。」

教士他握住這少年的手拉過牀邊來，把他的手套在他老婆的手裏，好像越發教他們往緊結合似的輕輕的往上頭打一下，便放下他固有的聲調和神情，很滿意的樣子說道：「好，如今事情完了。相信着我，這是最好的辦法。」那兩隻手結了一結早即分開。尤林也不敢和約親嘴，只在他丈母的額上親了一下，轉過腳來，攙住男爵的膝膊，他們一塊兒吃着紙煙出去。男爵已經默認了，心裏很喜歡這樣處置。

病人支持不住早睡去了，教士和小母親更低聲談着。

教士一一說明他的心思，男爵夫人點頭贊成。他判斷着說：「如那麼，很明白了；你可把巴爾田莊給了這女孩子，我包管要給她尋

個丈夫，一個和善，有恒的人。哦，有價值二萬佛郎的財產我們決不致沒有求婚的人，十中挑一還開工夫呢。」

男爵夫人這口子也微微的哭了，十分快樂，頰上還留着兩道乾了的淚痕。

她反覆說道：「這就妥當了。巴爾田莊至少也值二萬佛郎，但是這要辦在小孩子名下，父母活看的時候可以使用。」

牧師起來搖着小母親的道：「你不要自尋煩惱，男爵太太，不要自尋煩惱。我知道這是很費力的。」

他出去的時候遇見利申姑媽看的病人來了。她什麼也沒有留心；他們什麼也沒有告訴她；她還是照舊什麼都不知道。

(本章完)

### 小 通 信

國內外同志們：

我們現在想從事譯述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略取」及其他作品，惜乎急於找不着原本，同志們如有，不論英文的，日文的，世界語的，請借給我們一用，一待譯出後，當即來還，不誤。

學 報 編 輯 部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份

第二十一册

編輯者 學滙編輯部

發行者 國風日報社

北京魏染胡同

印刷者 永華印刷局

宣外茶食胡同  
電南四九一八



目		價
每月一册	三	角
半年六册	一圓七角	
全年十二册	三圓三角	

(郵費加二)

